

妙乐清音

■陈思义

“介姆”是乐清的语言符号,就像雁荡山是乐清的山水符号,低压电器是乐清的产业符号,人们习于不冠地名直呼正泰德力西
蛰居瑞安,十年没听乐清朋友朗朗地笑了,我们老了,我们的城市却少年般日长夜大,在外面很有名气 有钱,民营经济发达。



雁荡山

“介姆飞过青又青哎?介姆飞过打铜铃响?介姆飞过红夹绿哎?介姆飞过摸把胭脂搽嘴唇啊?”

“青翠飞过青又青哎,白鸽飞过打铜铃响,雄鸡飞过红夹绿哎,长尾巴丁飞过摸把胭脂搽嘴唇啊!”

这是乐清民谣《对鸟》,上了中国民谣集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亚太地区民歌集。民谣里的“介姆”是“什么”的意思。乐清人说话有很多“介姆”,我的乐清朋友丹华是诗人,很平易近人,也不耳背,却是一个接一个地“介姆”,我觉得他把“介姆”说得特别乐清。

“介姆”就是乐清的语言符号,就像雁荡山是乐清的山水符号,低压电器是乐清的产业符号,人们习于不冠地名直呼正泰德力西。

一日问起,乐清为什么叫乐清?答曰,源于王子晋吹箫,一个美丽的神话。乐清建县就据此传说,名县为乐成,后来改“成”为“清”,明隆庆《乐清县志》说,“乐清,盖以王子晋吹箫名也”。

乐清因音乐而得名,是乐(yue)清而非乐(le)清,特别雅,清新,大家开玩笑说,怪不得乐清人的介姆山歌唱起恁好听。

那王子晋吹箫的地方叫箫台,乐清有文学刊物《箫台》,丹华、文起、宗斌、瑞坤、蓉棣、文兵一批人就撑在台面上。早在柳市办厂里隆走私的那个年代就写诗写小说,丹华还常给我寄信,邮票8分钱,不知何故常用有蓝色斜线的航空信封,信封里寄不来“介姆”,寄的是他写的诗。那短短的信里常有一个暖暖的词“同病相怜”,说他和我像戏文里的穷书

生赶考。

信短,寄来的诗却很长,题目是《女供销员》:关于她的风流韵事/已被捕风捉影者/编纂成七卷八册 谁知道/今后还可以出多少个续篇?/小镇上正经人儿都说 活该/谁叫她 长得婀娜多姿/谁叫她 打扮得花枝招展/谁叫她 赚了那么多/一大叠一大叠的“大团结”?/她悄悄地咽下泪水 咬着樱唇/仍然昂着她那撩人的酥胸/高耸起 她那令人嫉妒的骄傲/走南闯北去赶电器产品订货会/男也窃窃耳语 女也耳语窃窃/那个靠妻子喂肥腰包的丈夫/又在她滴血的伤口上/撒上一大把盐/借口抛开她去另寻新欢/斯人独憔悴/却丰满了 小镇上/好多好多多个大厂小厂/后来 她掏出了大半的积蓄/在小镇渡口 建筑了一座钢筋水泥的大拱桥/而在河风中 仍传来/过桥人的碎语闲言/有人说 桥是她为自己立的牌坊/有人说 桥是她捐献的一条门槛/让千人踏 万人踩……”

乐清人创业的故事能编纂成七卷八册,有名的“八大王”充满了酸楚的传奇色彩。好多好多多个大厂小厂丰满了,谁说得清其中有多少辛酸苦辣。刘文起《柳市的形象》里说那时轰隆隆的机轮声喧嚣尘上,各地不少人竞相而来,五金电器市场生意很盛,桥头街口清晨时总站着一群群人,拎个提包,夹把布伞,骑着“本田”或“雅马哈”的人靠近,有要工人的,有要保姆的,说受了就往轻骑上一坐,一溜烟而去——作家笔下的温州模式。乐清人的巧手弄电器,弄出东方电器大都会。

乐清人的黄杨木雕和细纹刻纸也是

一种细功夫。一道粉墙,一座假山,红娘焚香,莺莺蹙眉,张生偷看,是木雕《月待西厢》。小小的木如意上透空刻上五首唐诗,一百七十二个字,是木雕《唐诗如意》。我书架上有刘瑞坤1995年编的《木雕情缘》,旧书摊上淘来,书上说漫画家华君武参观王笃纯木雕一家,当即挥毫题下“姜老的辣,小的也辣”。

然而蛰居瑞安,十几年没听乐清朋友朗朗地笑了,我们老了,我们的城市瑞安和乐清,两个千年古县,却少年般日长夜大,在外面很有名气 有钱,民营经济发达,温州南北两翼中心。而乐清民歌《对鸟》已演绎出一首《对鸟新唱》,“介姆”换上了“什么”,借用摇滚还是乐清人对山歌的味,翻来覆去的是今日乐清时尚与节奏,乐声清扬,得了全国群星奖,我知道这奖很厉害。

突然想起一个地名就是一条广告语的事 瑞安,天瑞地安 乐清,妙乐清音。后来查乐清地名,知道了柳市有大柳树,乡人聚在柳树下交易,以自家之有余易自家之不足,久而久之得名柳市。白象因有白塔建在形似象鼻的小山上,故名白象。白石的岩石多白色,磐石取坚如磐石义,黄华有黄花山而名“黄花”“花”与“华”通假而雅化为黄华。七里港即孙中山先生在《建国方略》中提出建七里港区设想的港口。我很早以前去过柳市和白象,最深的印象是电器产品广告牌很多,一排房子的窗户都被广告牌遮住了。人说广告也是窗户,另一种城市对外开放的窗户代替了房子的窗户,开了窗登高望远。

说乐清,不能不提雁荡山。雁荡山以鸟名山,一只村野之鸟,如果把雁视作一种文化符号,那它代表的是一种潇洒和野性(许宗斌《乌山之“龙”》)。潇洒和野性也是休闲观光最佳状态,12年前《乐清日报》华荣和杨坚陪着我看大龙湫、灵峰夜景,放松了一天。白溪的软粘泥涂产牡蛎、蚶、蛏,炒粉干里放牡蛎干、蚶干、蛏干真好吃。12年了,雁荡山可好?

昨日上网,百度一下“乐声清扬”,跳出一个《乐清恋歌》,觉得好玩,于是复制下来:“……白云深处,灵峰依旧苍翠,我遍寻不到当年的阿妹……灵岩飞渡时心跳的感觉,还有谁能和我一起体会。乐清的山,乐清的水,乐清的你如今在哪里飞……错过的你我要用一生去追。”

乐清的你如今在哪里飞——谨此献给乐清文友。

黑蛇与花蛇

■张鹤鸣

黑蛇和花蛇已修炼成精,绝顶聪明。每当蛇年来临,它俩便降临人间,联手开业,自然财源滚滚。有一天,外出收账,它们走过好几个村庄,顺利收取了客户上个蛇年拖欠的款项,它俩兴冲冲去往最后一个村庄。

那个村庄叫山外山,十分偏僻,必须翻过几座大山才能到达。黑蛇精和花蛇精爬上最后一座山峰时,累得浑身是汗,渴得喉咙里快冒烟了。它俩刚坐下歇脚时,只见路边一泓清泉喷涌而出。黑蛇立即俯身饮了一口,只觉浑身甘冽清凉,于是又饮了一口。这时,花蛇惊叫了一声:“黑蛇兄弟,这水饮不得!”

原来,泉水边立了石碑,上面刻了“愚人井”3个大字。底下还有几行小字,是说这井中泉水不可饮用,谁喝了愚人

井中的泉水,很快会患上痴呆症,世上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医治。

黑蛇惊恐万状。它和花蛇一同修炼,才有今天的道行,可是因为不小心误饮愚水,很快将要变成白痴,怎么办?一个白痴哥哥跟着一个精明的弟弟岂非更加相形见绌吗?黑蛇越想越觉得可怕,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黑蛇也变成白痴,这样才可以分担别人的嘲弄。

黑蛇说:“好兄弟,趁哥哥变成白痴前,你也赶快喝几口愚水吧!”

花蛇说:“哥啊,你已经遭到不幸,为什么非要我同你一样遭受不幸呢?”

黑蛇说:“咱们是好兄弟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本来你我的智商不相上下,现在我将成为白痴,而你却依旧那样聪明,我怎么做你哥哥啊!”

花蛇无奈,为表诚意,一连喝了3口愚水,比黑蛇多喝了一大口。

不一会,精明能干的两蛇精都变成了白痴。它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,一齐傻笑起来:“噢,你爬到这么高的山峰上千吗啊?”“是啊,咱俩是不是发疯了?”

“噢,那个袋子是谁的啊?”黑蛇指着它俩收账的钱袋说。

“哇,谁掉了这么多钱,真是个冒失鬼啊!”花蛇说。

“好像有人上山来了!”黑蛇惊叫起来。

“肯定是找钱袋的,快逃吧!”

它俩背上钱袋东躲西藏,不知道该往哪儿跑。

上望往事 24

红背心 红裤头儿

■蔡桂顺

我们小时候晚上出门有诸多禁忌,其中最重要的是:晚上不能吹口哨、穿红衣服,因为穿红衣服是最会引鬼上身的。因而,如果谁胆敢晚上在某条臭名昭著的“鬼”路上吹着口哨,穿着红衣服,那简直是找死!

可是,这无异于自杀的事正好让1982年夏天的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欲回家的老蔡和阿塌给撞上,而且,我们走的路,就是那时蔡宅少年眼中最为诡异的“西间屯路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会做这件事:几个要好的朋友结为“盟兄弟”“盟姐妹”,结盟后则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我们上望的小屁孩们,在八九岁光景时,就已想着拉帮结派了。

那天,我、阿塌等几人是在阿国家结拜的。仪式很简单,每个人出5分钱,买了年糕,加上阿国家种的白菜,让他母亲炒了一大锅白菜炒年糕,吃了就算结为“盟兄弟”了。

那天吃完已是晚上19时多,天已黑,村里一片安静。大家都要各自回家,因为开心、因为兴奋、因为找到了组织,塌兄还随口吹起口哨。

当我们起身刚走出5米左右,阿塌突然声音颤抖道:“皇天啊!会死会死!”

我一愣,瞬间也明白了,因为我们身上都穿了红衣服。我们回家必经之路可是眼前这条据说是鬼魂出没的“西间屯路”。老蔡我穿的是红背心,阿塌呢,穿的是一条红裤头。怎么办?怎么办?这没脑的阿塌,刚才还吹了口哨呢。在这月黑风高之夜,在这凶险之境,吹口哨不等于鬼魂集结号吗?

现在,估计“西间屯路”上大大小小的鬼:树鬼、路鬼、茅坑鬼都已奔赴而至,鬼影飘飘,充斥在这条阴森无比的小路上,等着害人?

好在老蔡反应快,“快脱衣服!”一声令下,接着赶紧脱下自己的红背心,然后紧紧揉成一团,双手合拢,把单薄的红背心死死封在掌心,不让一丝红光漏出。

问题是阿塌。就这么一条红裤头,脱光不就“赤脚拳”(方言:光身子)了?多难为情!当然,我们亲爱的阿塌同志是不会在乎这一点的,在面子与性命面前,阿塌永远是清醒的。

所以,那个恐怖的夏晚,阿塌在0.01秒之内脱下短裤,然后又把背心脱下来系在腰间遮羞,又双手合拢,把红裤头揉成团状封在掌心中。

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快,完全可以用电光火石来形容。那晚处理完危险,两人同时呼出一口气,好险!但是,事情远远未完呢,万一走着走着,手指不小心一松动,那红衣服漏光了,那满路虎视眈眈的鬼们马上就会扑过来。

于是,在1982年夏夜的蔡宅某条路上,就这样走着两个神色诡异的少年:一个光着上身,一个腰系遮羞布,两人浑身颤抖,牙齿打颤,双手合拢,不知捧着什么东西,战战兢兢,小心翼翼,撅着屁股快步前行……

那天我好不容易到了家,却见木门关着,里面灶头上的油灯亮着,我不敢伸手开门,怕手一松前功尽弃。于是,转身用屁股朝门猛力一撞,“咚”一声,门开了,带起一阵风差点把油灯吹灭了,我赶紧进屋,把双手往枕头底下戳一、一放手,好了,这下总算大功告成……

阿弥陀佛!屁-凡-杀-扫”(瑞安方言:佛教的一种用语,保佑平安无事的)。

鬼神当然没有。哎!估计也只有上望蔡宅这群“鬼迷心窍”的孩子才能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蠢事来,多年以后想起依然哭笑不得。

电话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蛇年蛇趣 5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·